

科 幻 小 說 的 新 天 地

時 間：七十年四月十八日（星期六）下午二—五時。

地 點：師大通二二一教室。

品評書籍：星雲組曲（張系國著，洪範書店出版）

主 持 者：楊昌年（師大國文學系教授）。

陳郁夫（師大國文學系副教授）。

參 加 者：呂應鐘 張之傑 賴金男 黃 海

詹宏志 另與會同學九十餘人

記錄整理：王美霞。

主評者：陳春秀（師大國文系四年級文學批評班學生）發表評析「宇宙的夢幻者——評張系國星雲組曲」



楊昌年：各位來賓，各位同學；首先，我們歡迎這些從事科幻文學寫作、或關心科幻文學的貴賓們參加我們這個品評會。待會兒，我們先由陳春秀同學發表她對張系國寫的科幻小說「星雲組曲」的研究心得，之後，我們請前面的這幾位貴賓，發表一下他們實際從事科幻小說寫作的心得和意見，並希望對陳同學的論文加以討論及指導。

這個會雖然我們師大國文系文學批評課程的例常討論會，但是「書評書目」算是半個主人，因為這個討論會的內容將在「書評書目」發表，而且，也是因為「書評書目」的幫忙，我們才擴大了我們的參與面，邀請到這幾位貴賓，成為今天這個盛大的場面。除了今天品評的「星雲組曲」的作者——張系國先生之外，黃海、張之傑、呂應鐘等先生可以說是國內最重要的科幻小說的寫作者和提倡者，等一下同學當中對科幻小說的寫作有興趣者，可以趁便提出問題來請他們幾位專家給我們指導指導。

好，我們就開始這個品評會：

陳春秀：（編按：陳同學的報告，總題是「宇宙的夢幻者——從星雲中譜出的人情組曲——人類在整



個宇宙的生息起滅中究竟在扮演什麼角色？」，文長兩萬餘字，本刊無法容納，謹刊出大綱體要，以見其規模體制，敬祈作者、讀友海涵）

壹、作者的寫作因緣

(一) 爲人而寫作

1. 張系國難喻的悲痛——「爲什麼我不是一條蟲

……」

2. 作者自然不能禁的悲憫之情

(二) 自負的中國意識

1. 爲什麼用「醒名」做筆名？

2. 因緣於中國的憂患之情

貳、星雲組曲的結構淺探

(一) 選用「科幻文明」做爲龐大的背景

(二) 在背景之前凸顯的人情世界

A 着眼點：未來世界中每一個新發明都會帶來問

題

B 整體結構與單篇之獨立性——鑽石小說羣

C 契合了中國傳統的人生智慧及生命哲學

——以「人情」來經營「星雲組曲」的網維

叁、星雲組曲的意識剖現

組曲之一：不朽的渴望

(一) 生命的本能——冀求永恒

(二) 永恒之後

1. 自我解脫之超昇：畢果陀（青春泉）

2. 隨物悲喜的沉聚：翻譯者（翻譯絕唱）

組曲之二：躍昇的文明

(一)文明極度發展的嘲弄

1. 對歷史的沉澱（豈有此理）

2. 對未來的企現（玩偶之家）

(二)人性頑抗於科技文明

（望子成龍）

（翦夢奇緣）

組曲之三：無盡的悲情

(一)受難之後的覺知

A 放棄形體的存有（青春泉）

B 執着在某一定點（傾城之戀）

(二)由愛到悲憫

——（翦夢奇緣）（傾城之戀）二種典型

A 愛是幻像的產物（翦夢奇緣）

B 宇宙情愛——悲憫之情（傾城之戀）

組曲之四：莫名的牽引

(一)命運模式的反諷（註：人類用科技文明創造出的

「命運」）——（銅像城）

(二)醒悟與幻覺的永恒循環

布納芬（C. Bonnafon）·「每一個生命的結束

將成爲一滴水融入這廣漠浩瀚的無限裏」

「因爲即使是回憶，也需要生命的照耀」（歸
結論：夢幻的祈望

歌德：「一切掙扎，一切奮鬥，一切吶喊，在上
帝眼中，却是永恒的安寧而已」

卡爾德隆：「人生如夢」劇本第二幕第四景之片

段：

「我是在作夢，並且我希望能够正常地行動，
因爲好的行爲不會有什麼損失，

雖然它們只出現在夢境中。」

黃海：科幻小說目前在國內仍在實驗階段，在文
學上的地位如何，尙難確定。而科幻小說在國外也仍
在嘗試階段。關於張系國的小說，我們可以很明顯的
看出仍偏重於哲理與幻想，科學性幾乎沒有，如此處



理，在技巧上易見其文學性。但以過去一般科幻小說的立場，多為一科學思想做憑據，缺此，則不像科幻小說了。就像時下直接將倪匡的小說命名為奇幻小說一樣，如此科幻小說目前已包括幻想小說在內。

一般來說，科幻小說易讓人覺得荒唐怪誕，而張系國的小說給人的印象却是科幻小說的境界，在歷史與哲學方面相當加強。

前些時日，張系國自美返臺，在聯合報發表，說到科幻小說在國外有某些地區已成爲文學主流，文學批評者亦從事分析科幻小說的寫作動機及文學背景。

目前科幻小說寫作的最大困難何在？

我認為寫作科幻小說應由小說家來執筆，而非科學家，當然二者得兼是最好的了。

而科幻小說與現代小說相比，現代小說重視故事情節的鋪展，然而張系國的小說則不重情節，重視的是未來境界的想像，就短篇言是可以的，如是長篇小說則讀者將難以消化吸收。

科幻小說之所以受文學界排斥，乃在於它加入許多非文學的因素，如科學思想等。像我最近想構寫一篇科幻小說，內容是將人腦移植在犬身上，最後這隻

犬控制了全世界。而在科學上是不可能將人腦移植在犬身上的，這畢竟是幻想，小說家對現世的控制產生一番想像，如果能寫得好，也可以是好的作品。

科幻小說所遭遇的困難，往往是自己的構想別人早已做過；像張系國的構想就可能其他人早已做過，只是他表現的方法不同而已，使用技巧手法來推陳出新，是很辛苦的，所以常令人感歎科幻小說似乎已窮途末路了。我曾寫過一文，「評張系國星雲組曲」，大意是：欲評科幻小說的文學價值，仍應透過文學理論，來看科幻小說的邏輯推理概念等等。

像何欣近日在「青年戰士報」發表了一篇「談現代文學」，其中提到：文學家欲具有永恆的價值，必應具有道德情操與觀念——也就是張系國所謂的「文以載道派」。缺少了這個，則文學毫無價值，這一點擊中了科幻小說的要害，因為往往科幻小說賣弄好奇與想像，而缺少一種文學境界的提昇。

張系國這一系列的小說啓示了一點：科幻小說的境界是可以提昇的，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此一類型的小說，同時，也誠懇的希望國內的讀者，不要將科幻小說視爲只是一種科技小說而已。

目前，國外的趨向是——科幻漸與幻想結合，甚至幻想重於科學成分，我想，一般從事文學創作者，是可以憑着想像力，朝科幻小說這個方向來嚐試寫作的，說不定會為文學界開出一番新的局面。

呂應鐘：一般人以為寫科幻小說是因為逃避現實生活，或者要嘲笑現實人生，所以才寫科幻小說，而跟科學是無關的。以我的看法認為：仍然有關係的。



像張系國學的就是電腦科學。但科幻小說却不全偏重在科學，目前而言仍加有幻想小說的成分在內；就以張系國的「星雲組曲」而言，我認為與現實社會有關聯，另外，他很明顯的表露了中國情意結。

不過，如果科幻小說的表現都歸於中國的情境，這是很令人擔憂的，我們應該把眼光放遠大一點，焉知一千年後，整個地球不會成為一個大社會，不再有

國界的劃分。

我要強調的一點是：科幻小說應為現代小說的延伸。茲舉兩個例子來看：

一是黃春明的小說——兒子的大玩偶。故事寫的是一個廣告人，他的兒子只認識他那怪模怪樣的廣告打扮，有一天，他洗淨面目了，兒子反而不認識他。當然，像姚一葦評此篇是認為「現代人都戴着面具，且面具人人不同」，然而其幻想成分就是構成科幻小說的基本因子。

另外像誠然谷也寫過一篇類似作品，描述精神病院的病人，戴上了微笑的面具後，永遠無法摘除。

這種事件在現實社會的背景下，訴諸於創作者的想像，而造成一種很鮮明的對比，其實這些想像力的創作，就是現代小說延伸向科幻小說的最好橋樑。

張系國「星雲組曲」十篇中，個人喜歡的只有兩篇，由於對於文學評論方面並無精深研究，所以我不準備從這方面來發表個人的看法。

對於陳春秀同學的發表，我提出兩點修正：

一、陳同學提到張系國是為人而寫作，我想不光是張系國先生有這種看法，相信所有從事文學工作者

不管散文、小說或者新詩，都是爲人而寫作，因爲只有人才會愛這個世界，碰到世界上有什麼不盡人意、值得改進的地方，便用文學的形式將它表現出來，因此每一個從事文學的人都應該是爲人而寫作。

二、李歐梵先生在星雲組曲序中說「中國知識分子中既精科學又懂文學的人絕無僅有——而且又會寫小說，恐怕只有張系國一位吧」，套一句余光中的話說，他是目前唯一一位「左手是科學，右手是文學」的人。但是，我們都知道遠東圖書公司出了一本「陳之藩散文集」，陳之藩是學科學的，但是他的散文也是一流的。另一位趙滋藩先生，在中副寫方塊叫「文壽」，他也是學科學，但是他的「半上流社會」却是一等文筆。況且在座者也有是學科學出身，却對文學相當有素養的，譬如張之傑先生，學的是生物，他運用小說的型態來寫生物素材，都是很出色的文學創作，因此李歐梵先生說張系國是全國唯一的，有待修正。

對於今天的主題「科幻」，我發表個人的看法。

我認爲科幻小說應該提昇，用文學的型態來表明，也就是用「科幻文學」四字來涵蓋，這是在民國六十八年淡江「明日世界」雜誌中撰寫「談科幻文學」的

文章中所提出的。所謂「科幻文學」的定義是：一種這個二十世紀的時代中所特有的小說，綜合所有經濟成就和文學的時代性的小說。

科幻文學的產生可以回溯到十七世紀，甚至更古老以前，有人將西遊記也算是廣義的科幻小說，因此追溯科幻小說的來由，實際上是很困難的，今天所談的專指涉及到科學的這方面的小說。

有人認爲在目前我國科技文明尚未高明到與歐美國度相比的狀況下，我們似乎不應該來提倡科幻小說，因爲國人的科學水準還不够到某一種程度來提倡科幻小說。對於這種科學不够進步就不應該有科幻的說法，個人並不同意。我想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科學家應該擔任解惑的工作，國人在看了某些科幻小說之後產生了問題，科學家應該就這些問題提出解釋，說明這些問題以科學的觀點來說，是不可能做到、或者目前尚未做到。對於這一點科學家們不應該用排斥的方式來對待。

剛才黃海先生提到寫科幻小說，應是文學家的工作。個人始終覺得，有一個新奇的想法是很簡單的，但是要將它變作小說形式寫出來却又很困難。在國內

提倡科幻小說固然是靠文學家，但是從事科學者若對於文學有興趣，應該嚐試去用文學的形式來表白科學概念，因為一般來說，用小說寫作方式較科學報導形式更易使人領會。目前科幻小說家不多，其原因是它處於一種尷尬的地位，科學家認為它不太科學，文學家覺得它像一般偵探小說，不入流，所以它兩面受排斥。其實，科幻小說是在科學的理性、客觀，與文學的感性、主觀間架一座橋樑，它擔任的是兩種型態的聯結工作，將兩種表現方式整合為一體。

一般而言，小說是寫人與人的衝突或者喜怒哀樂，而科幻小說是描寫人與宇宙、人與環境的關係，所以它時常設想：如果人都消失了，如果所有的河川都不能飲用，那時人怎麼辦？光就宇宙探討而言，它的層面是廣大的。

有時一談到科幻小說，便想到太空船，其實科幻小說並不等於太空小說，它還包括醫學的，生物学的各方面，有兩部外國影集「奇胎」「落花流水春去也」它們就是屬於醫學方面的科幻片。目前科幻的涵義相當廣，今日所探討的科幻，只要是科學帶給人類在未來制度上可能有些什麼變化，都涵括進去了。

最後提出一點，要提倡科幻讓科幻紮根，那必須在大學中開課。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將科幻小說提昇，我們不一定要關心歐美對科幻看法如何，自己來開創才是最實在的。目前小說已無新的路子可以寫，科幻小說將成為國內文學的一種嶄新方向，現代小說都要朝這個方向發展，讓科幻小說在國內生根發芽的最好辦法是在大學裏開課，這樣才可以提高科幻文學的地位。

張之傑：個人的意見可分幾點來說明：

一、對於「星雲組曲」一書的看法：個人不喜歡看小說，因為覺得小說沒什麼可看，甚至看了以後太受它的影響。剛才陳同學提出的這些大道理，我都沒有感受到，也許各人感受程度不同的緣故吧，我只能看出的是：「歸」這篇的主旨是作者對於中國統一渴望的表露，而從第二至第九篇則是對現世（臺灣為主，美國為次）的諷喻。至於說張系國的小說到底如何呢，個人感覺相當富有人文主義精神，這是值得欽佩的，至於好壞如何呢？我想可看性還是有，但總不至於令人手不釋卷。

二、美式科幻小說，就是一種通俗文學，他們對

說的形式並不是很重要的，任何小說，只要是寫得好就是好文學。科幻小說可以不可以成爲文學呢？這無庸討論，只要寫得好，就是一種文學。張系國的小說是可以成爲文學的。



於好壞都無所謂，只要是寫得多，看得多，賺錢多，版稅多，就是好的。從文學的觀點來看，小

三、我國科幻小說之所以不能發展，原因在於中國人對科學文化很薄弱，而科學一直應該屬於文化的一部分的。西方人對科學本來也是很疏離，自從伽利略以後，他們的科學進展迅速，已深入文化中生根。中國却對科學一直不能納入文化的一環，對一般人的生活，思想都不能發生關係。歐美科學已經生根，所以與科學有關的科幻小說能够發展，中國要發展科幻小說，最重要的是要使科學文化生根。

目前發展科幻小說，時間已經不會太遠，因爲經

濟成長迅速，科學慢慢提昇，在此種環境下，我想科幻小說會興起的，不過目前是還沒有達到。

四、寫作科幻小說時，最好不看別人的，因爲看多了寫來寫去都是那一套，跳不出別人的窠臼。也不太需要科學，例如黃海先生是學歷史的，寫出很不錯的科幻小說，因此在寫科幻小說時是不需要太多的科學知識來作後盾。

當前寫科幻小說可走的路線有二：

(1)寫實路子——就像張系國若干篇中很明顯的是諷刺目前社會，如銅像城一文中顯然的諷刺臺灣的某些社會情態。雖然在形式上是寫若干年後，但真正的意思仍舊落實在現實的例子，它走的是「非寫實的寫實」。

(2)傳統路子——即指傳統中國路線，在目前而言，科幻小說仍需追隨傳統，傳統路子具體言之是指與中國事物有關的內容，這樣才能脫離歐美科幻小說的路子，避免重覆。

整體言之，落實在現世、本土的層面上，才可以表現自己民族風格的科幻小說，否則的話，我們的科幻小說只是追隨歐美的脚步，沒有自己的東西，既然

不具民族意義，那寫不寫也就無所謂了。

賴金男：對於今天這個主題，我分三部分來提出個人看法：

一、對這本書的讀書報告——個人不太同意將本書中的某些問題看得太麻煩，例如中國情結的問題。張系國「星雲組曲」的內容包括幾方面：

(1) 批評臺灣現實社會——例如 p.35 諷刺大專聯考制度。

(2) 批評重男輕女的觀念——見於 p.26。

(3) 批評目前社會上跟屁蟲的風氣——p.50 竟然在實驗室中創出跟屁蟲的產品。

(4) 批評目前民主鬭士，永遠鬧不完——見 p.8。

(5) 批評一位老教授想把持文學批評霸主的不正常心理。

這些都是很明顯的。像 p.106 談到師生之戀，及



p.109 的諷刺美國一千年徒刑，都是用未來事實架構諷刺現今。

二、張系國寫作受到很多東西的影響，從文字間，可以看出影子。如 p.69 說女人可以永生，這是受紅樓夢女人論的影響。張系國發明一個「全球紅學進步黨」可以看出他受了多少紅樓夢的影響。

青春泉中的「畢果陀」，顯然受果陀·畢克特「等待的果陀」影響，但它與英美一派小說共通處在較高的哲學意境上的連想，很多人要將它看作是什麼，那就太多餘了。

這是從傳統文學的素養中，探討張系國受中國、外國傳統文學的影響。

談到張系國的政治思想，我們可以說他是回歸到臺灣經驗的中國統一論者，在他的篇章中可以看出這一點，例如 p.19 「歸」創造出臺教授和鍾教授，這是中臺合作的中華聯邦觀念，明顯的合作論者。

張系國對於「性」的描述十分特殊，在「豈有此理」中，他的同學發明了三個女人——姐己、褒姒、西施，結果被搞死。p.127 中說古時候呼回人的性慾比現代呼回人強，宋培士差點應付不了那個牧羊女，

所以他說：「但丁的地獄裏，最可怕的懲罰，是讓一男一女永遠抱在一起。」這是張系國受到弗洛伊德派性本能創作思想的影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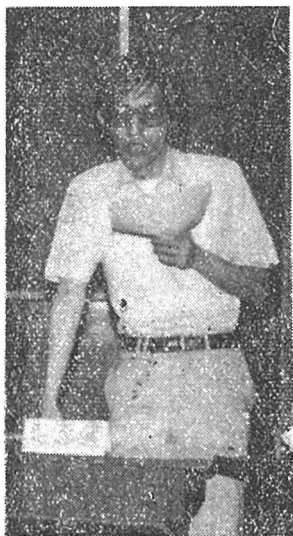
張系國的小說仔細說來，是一個複雜的主題，但最重要的呼籲是未來學的觀點。D.134中談到，一個人可以了解未來的時候，就沒有活下去的勇氣，一個國家完全瞭解未來的發展會是什麼情形時，就會滅亡。未來學本身強調的觀點是：如果我們未來被控制在別人手裏，那就是我們失去自主的開始，研究未來是主宰自己命脈的開始。

在未來學的研究方法中與科幻小說有關的是「劇情描寫法」，研究未來學與科幻小說是共通的，必須有劇情描述的能力。一般科幻小說是將劇情根據在未來時間架構上。例如張系國的小說，時間架構是廿世紀到二百世紀的未來世界，如果將時間摘掉，就等於是臺灣現世，他只是將思想的時間架構導向未來。

三、如果將英文 science 擴大言之，不僅包括更包括社會科學，張系國的小說，除了機械人方面在時空上屬機械文明外，像現實、未來的倫理政治問題都是屬於社會科學幻想小說。

張系國有很高的智慧，對於自己是中國人也不會忘記，他也不忘中國的積弱，所以他不僅在文學上成就，更在科學上努力，他擔任文與理之間的橋樑工作，強調科際整合，多方面導引，這才是科幻文學的創作者對科學文學的貢獻。

詹宏志：我願意談談科幻小說的特性，與諸位共同思索。第一個問題我們要問，在什麼情況下，他，文學家或科學家，才錐心地感覺到科幻文學的若渴需要？我個人的觀點以為，文學的科幻小說之產生有三種可能：



一、當他夜觀星象，突然悲從中來，感覺到生命

之源在宇宙中是那樣的深邃神秘，人的地位無法理解，更難說明；他甚至感覺到可能有人類以外的智慧力量，或是完全不同的生命經驗，乃情不自禁要向無窮探尋解答，或尋求其他經驗的可能。這種向神秘探索的驅策力量，使他深思，使他發揮無盡的想像。電影「第三類接觸」所表達的，或許就有這層精義；在國內，像呂應鐘孜孜矻矻不倦於飛碟真相的追求，正是一個典型的寫照。

二、也有小說家目睹科技巨獸自文明競技場熊立而起，竟有吞沒人類尊嚴的可能，憂心忡忡地高呼「狼來了」，意欲喚醒其他不知災難將臨的人。發諸為文，小說中暗藏了對人類未來文化發展的反面意見，企圖作為一種文明崩潰的預言，或者警告。像「美麗新世界」、「一九八四」這樣的反烏托邦（anti-utopia）文學，應是此類科幻之例證。

也有與反烏托邦文學家看法不同的小說家，寫出了一種機械人文主義、或機械樂觀主義的作品，我可以談一個有趣的例子。世紀以前，瑪麗雪萊（Mary W. Shelley）寫了「傳誦長久的「科學怪人」（Frankenstein），人類對自己的創造物終將摧毀自

身的恐懼感，從此深入西方知識分子的意識底層。當代重要的通俗科學作家、科幻小說家以撒艾西莫夫（Issac Asimov）把這種對有意識的機械人之複雜感受，稱之為「科學怪人情結」（Frankenstein Complex），認為該情結阻礙了人類——尤其是西方人——發展機械人（Robot）的勇氣。艾西莫夫頗為未被選出的機械人抱不平，機械人何嘗恐怖？也有可愛的可能。他因此發明了「機械人三守則」一類的理論，並據以創作一系列充滿溫情的機械人小說，企圖扭轉西方知識份子抗拒機械創造的心底恐懼。

在機械人技術的發展過程中，歐美顯然不如日本順利，我認為其中不乏文化的因素。歐美的阻力有二：(1)工人畏懼「鋼領階級」取代藍領階級，(2)知識份子仍受科學怪人情結的束縛，難以掙脫。

三、另一種科幻小說發生的可能是，小說家身繫禁忌與威權的圍圈，無法直接表達個人對環境的看法與感受，不得不假借一種秘密的文字與想像，做為密碼的傳遞工具。這種小說在東歐國家特別明顯，在集權政治底下，小說家把現實社會政治假託在科幻小說裏，藉「未來」以諷今，達到批判的目的。

我以為「文學的」科幻小說基本上來自這三方面，這個觀點或許與呂應鐘先生不同；呂先生一心想假借科幻作品做為科學通俗化的推廣工具，他是科學教育的有心人；但科幻作品如果是通俗科學的推廣工具，那不是文學，只是教材道具，兩者不盡相符。

今天太多的科幻小說並不是「文學的」科幻小說，而是「娛樂的」科幻小說。娛樂的科幻小說，有的是 *fancy*，一如銀河系外的瓊瑤，把一種現實生活可望不可及的夢境塑造在一個未來世界裏，就如同一名窮小子無意間娶得了百萬富豪的獨生女，一位流浪星際的遊俠兒獲得銀河帝國美艷公主的青睞；有的則是功夫，一如外太空的古龍，機關佈景的星際戰鬥中，充滿了慘烈的打鬥，與勇武的英雄。

張系國的科幻小說，我以為他的人文思想並不統一，有的作品是做為對機械文明的批判（如「翡翠奇緣」），有的作品是做為秘密訊息的傳遞（如某種意義之下的「歸」），有的作品是對現實社會的諷喻（如「望子成龍」）；真正了不起的，難以用簡單言辭為之歸納的，應是「銅像城」與「傾城之戀」兩篇。然而在某些小說中，機械有時成為他合理情節的藉

口，批判有時也是淺薄而無力氣的；「星雲組曲」一書中，小說質素並不整齊，有時我甚至覺得，他的小說因為不能針對人性、人類社會、人類文明說更多話，提出更深刻的意見，儘管他是國內第一人，但還是不夠的。

楊昌年：（一）今天的發表會由我和陳郁夫先生共同主持，陳先生因事早離，由我來作結束。對五位來賓精闢的發表表示欽佩，感謝各位對陳春秀同學的發表提供意見，「文學批評」課程，今年已在師大國文系列為必修，陳同學以勤力研究發表，難能可貴，希望她能廣續再進。由於這一場充實的發表會時間已經超過，對各位來賓發表的重點，我不再作歸納重複，謹願提出一些淺見作為參考。

（二）由黃海先生的發表，我體會到科幻小說以人類歷史的回顧與延展，以及哲學內涵的充實為其脈動，它的運作效應在於提供生命覺知，提昇觀照層面，這一點與一般小說的效應是相同的，而在另一面來說，科幻小說的超現實手法，也早已在一般小說中被普遍採用。

（三）對呂應鐘先生為「科幻文學」正名敬表同意，

尤其對科學與文學的相輔相成深具同感。至於在大學開課，我以為可以在現代小說課程中介紹這一環，使學習者在認知小說理論結構之後，依個人性向自去選擇，不必一定要開授專門課程。

(四)對張之傑先生所提中國科學文化的薄弱，正是癥結所在，理應由我現代國人來警惕強化的。此外，以明日素材來寫今日現實，效應既在提示改進，我以為同時還應該強化新社會寫實和民族文學，以之與超現實線路並軌進行，促進的成效當更能迅捷具體。

(五)賴金男先生提到的科際整合，我認為這正是人類文化文明未來發展最為燦爛的遠景，其中更充含着除舊佈新的革命精神。就張系國篇章中性意識的觀念言，有似弗洛伊德，也同於紅樓夢中棄却欲念而謀解脫的方式，但我認為能行的必然只是少數的特殊，而絕非一般，就新文學的發展正視一切既有而言，禁欲轉移人生動力，像是逃避的另一假面，是否可行應行？值得懷疑。

(六)對唐宏志先生的條理與精鍊最為欣賞佩服，他對科幻文學所作的分析與例證，明晰地充實了我個人的認知，相信也為與會同學們提供了恰當的說明。

(七)至於我個人的淺見，我認為由於人類共性個性的缺失難免，人生的優劣互見，本就是一體之兩面，所以文學的大效應在於促使人性向上，謀求人生調適。科幻文學旨在規範科學文明，避免盲目發展，是為使科學與人之結合相輔相成的重要線路，意義的重大，正與文學效應相合。嗣後的發展：我認為在形式上應該具備藝術性，科學成份的表現應求自然；內涵上應該具備哲學性，但必須避免理念的枯淡，在形式內涵講求進展之後，相信科幻文學一定能理想層面的呈現，為社會大眾所接受重視，從而發揮它具體重大的效應。

我們很遺憾時間不允許我們多做討論，現在連同學發問的時間都不夠，但是，無疑的這是一次充實的批評、討論會，好在在座各位作者、專家都在臺北，同學們隨時有請益的機會，雖然十分倉促，但也只能宣告散會了，謝謝各位的參加，謝謝！

品書嘉集

